



# 他对战争说“不”

俞天颖 编译

## 被割裂的和平

那天夜里,约摸凌晨4点钟的时候,塔尔看到了敌人。先一步发现敌人,永远是深入敌后却能全身以退的不二法门。在明亮的月光下,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队员的身影映在山坡上,像靶子一样清晰。塔尔——以色列伞兵小分队的排头兵——手里的M16步枪开了火。塔尔清清楚楚地看到,100米外的那个敌人应声而倒,子弹正中眉心。队长约尼命令塔尔把敌人的尸体背上肩,在需要时,这具尸体可以当谈判的筹码,用来交换以色列士兵。黎巴嫩南部地区山路崎岖,碎石遍布,在经年炮火的熏燎下,到处都是黑色的尘沫。回到自己阵地的路还很长,而且充满危险。

满山的松树在夜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的轻响。那些炮弹啦,尸体啦,还有令人绝望的时局啦,好像都没有影响到这些树,它们照旧迎着微风轻摆曼舞,



> 塔尔

就像节日里在一轮满月下的果阿海滩上跳舞狂欢的人群。塔尔觉得那些树干真万确地在翩翩起舞,他还听得见它们之间的低声

倾诉。在他眼里,这些树完全生活在和平中,已经达到了超脱生死的境界,它们生活的世界恰好和残酷的现实颠倒过来。塔尔背着尸体赶路,背上那个人的年纪和他大概差不多,都在19岁上下。尸体的伤口就像没有拧紧的水龙头,鲜血一滴接一滴从上面淌下来,搞得塔尔心烦意乱。血水淌过塔尔的鼻子,有一些还渗进他的嘴里。

塔尔停下脚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开始唱起歌来。队长约尼跑过来生硬地警告塔尔,现在不是唱歌

的时候。结果塔尔端起步枪指着队长的胸膛说，假如队长不马上找个人替他背这尸体，他担保会一路唱着歌送队长上西天。约尼让步了，他叫来另一个战士去背尸体。三个小时之后，小分队回到了大本营，约尼一个字也没提起过那场冲突，他用赞赏的语气三言两语汇报了塔尔干掉一名恐怖分子的战绩。不过从那以后整整十年过去，两个人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 在仇恨的风暴中心

1973年，塔尔与“赎罪日战争”（阿拉伯人称为“十月战争”）的硝烟一道来到人间，塔尔的爸爸被派到苏伊士运河前线。那一年中，塔尔整整有六个月都没有见到他。战争结束后，一家人生活在加沙附近的



> 塔尔同战友的合影

以色列合作农场。以色列全民皆兵，每个公民都必须服兵役，塔尔从小就知道长大以后将有四年兵役等着他。到那时，塔尔将成为传奇的屯垦戍边青年组织“青年先锋战斗队”里的一员。在那儿他会遇到许多像他一样的青年，他们相互团结，而且从小都过惯了集体生活。果然，服兵役的岁数一到，塔尔按部就班进了伞兵部队，并接受培训成了一名辅助医务人员，学会了急救。1990年8月，巴勒斯坦人第一次在被占领土开始了“因蒂法塔”（阿拉伯人自发的反对以色列统治的斗争的特有称呼，意为“起义”或“觉醒”——译者注）。塔尔被调到老家加沙，他说：“刚一踏上加沙的土地，孩提时留下的美好印象一下子化为乌有，我很快就忘掉了以前的生活。”

在加沙以色列占领区，塔尔和战友的主要任务是夜间巡逻。出勤的时候，每一个街角、每一扇窗户都要仔细查看，什么也不能漏掉。有时会有搜查，塔

尔他们就用枪托砸门，必要时还会破门而入。进到屋里，慌做一团的主妇和他们怒目相视，还有孩子，那些小把戏个个脸上挂着泪珠，个个哭得震天价响。塔尔他们要咆哮得比孩子们还响才行。屋里什么都得翻过一遍，所有盛东西的家伙都要倒空，翻个底朝天。“有时我们会找到点武器，有时是一些毒品，但也经常一无所获。”塔尔回忆说。战友会扇小孩子们耳光，或是朝他们捅上一拳。

塔尔记得，有时他们还要去街上制止巴勒斯坦人升起自己的旗帜。一天，塔尔命令一个50多岁的老爷子爬上一根电动旗杆去降旗。老爷子试了两次都爬不上去，在塔尔的威胁下，他终于在第三次爬了上去。老爷子的儿子当时只有3岁，在底下吓得哭不出声来。“那是多么屈辱的一件事”，塔尔说，“这孩子现在会不会为此做了‘人体炸弹’？”塔尔生活在恐怖和惭愧的心情之下。一次，在街上遇到几个战友合伙儿殴打街角那个常常卖西瓜给自己的小贩。塔尔上去干涉，结果战友们拿出一个切开的西瓜给他看，里面填满了碎玻璃碴！

### 在扭曲的生活下绝望

在“青年先锋战斗队”里，尽管大家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互相很少谈心，关于恐怖和对恐怖的感觉这类话题，更是从来不碰。塔尔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姑娘达利，她以社会福利员的身份自愿到军队服役。还有虔诚的达尼埃尔，他从法国来，平日里一声不吭，待人彬彬有礼。有时，塔尔找达尼埃尔聊天，达尼埃尔会和他谈起仍然安逸地生活在巴黎的全家，谈起自己在巴黎的宗教学校里的学习，谈起巴黎的大街小巷。达尼埃尔死后，塔尔总后悔当初和他聊得太少。

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在杰巴利耶举行游行示威，塔尔和战友被派到那里。塔尔回忆说：“那天，我们只有12个人，对方却有2000！”游行的队伍一点点向他们压过来，两边相距只有50米了。在这个距离上，示威者的石块已经砍得着以色列士兵。塔尔和战友们端起了步枪，保险打开，子弹上膛。突然，不知是意外呢还是精神太紧张的缘故，达尼埃尔对着人群一连开了好几枪。人群里一个妇女倒在地上，塔尔和军医马上扑过去抢救。只见受伤的妇女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鲜血正从肚子上喷涌而出。塔尔给她扣上氧气面罩，抬到救护车里止血。可是来不及了，孕

妇的血压急剧下降，过了5分钟她就死了——达尼埃尔早就吓傻了。

事后，调查报告把这次事件归咎于“枪械故障”。六个星期过去了，从来没有人去议论这场悲剧。出事以后达尼埃尔的言谈举止很古怪，塔尔觉得应该让达尼埃尔去休假。可是人手实在紧张。一天晚上，塔尔、达利和达尼埃尔到军营的旅行挂车里小聚。他们经常会在晚上跑到这儿，喝喝酒，吸点儿大麻，然后就是打情骂俏，寻欢作乐。塔尔觉得，要不是有酒、有大麻，“青年先锋战斗队”里简直没法儿待。这天，达利先跳了会儿舞，接着和达尼埃尔到外面去呆了会儿。从外面回来后，达尼埃尔亲了达利一下，说自己还得出去透口气。塔尔想和他一道去，达尼埃尔不干，他说：“替我照顾好达利。”达尼埃尔出去才一分钟，塔尔就听到了枪声——达尼埃尔自杀了。

### 生活在“死亡堡”里的日子

达尼埃尔刚刚自杀，部队就接到命令前往黎巴嫩南部。塔尔和战友们乘着直升机一直深入到黎以“安全区”的最前沿。这里碉楼密布，被叫做“死亡堡”。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塔尔和战友们一直生活在地下掩体里，战壕外面全是地雷。夜里，他们爬出掩体，长途跋涉好几个小时去布埋伏圈。如果待在阵地上，早上刚到5点大家就藏进地下掩体，等着像雨点一样砸下来的炮弹。塔尔说：“在南黎巴嫩，天上一只鸟也甭想看见。”

自己身处重重包围之中——这个念头整天盘踞在塔尔脑海里挥之不去。只有当队伍在白雪皑皑的利塔尼山山脚停下来休息，当他瞪大了眼睛望着脚下这块被誉为人间天堂的土地，当半夜里被夜袭的枪声惊醒，他才能暂时把这个念头忘掉。有一次，一个战士冲到掩体的顶上，身上缠满了手榴弹，威胁大伙儿：“你们要不把我送回去，我就拉手榴弹拼了。我要回家！”塔尔跑到掩体上，安慰这位战友，摘下他身上的手榴弹。指挥官打算送这个士兵上军事法庭，塔尔威胁说，如果那样的话他就要去揭露这里的一切，揭露这里没有休假的现实，揭露他们穿过控制线的入侵行径。于是，事端不了了之。

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塔尔会利用自己辅助医务人员的身份从医务室的冰箱里取出一个没有用过的输液袋，往里面灌上70°的医用酒精，然后半闭上眼，让辛辣的液体慢慢滑进喉咙。在塔尔的小分队里，大



> 塔尔一家

家习惯在出发前相互交换各自的任务，这被叫做“戏弄死神”。一次，护士大卫分派到最危险的任务，在临出发的一刻，塔尔决定取而代之。于是大卫被派到以色列境内的司令部运输医疗器械。那是1995年，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爆炸刚刚露头。当第一个“人体炸弹”在距离大卫不远的地方爆炸以后，大卫冲过去抢救伤员，紧接着响起的第二个“人体炸弹”夺去了大卫的生命。大卫的死讯传到部队，毫发无损的塔尔问自己：“为什么你直到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

### 永别了，武器

从部队退役后，塔尔周游世界，最后来到中国，在上海学习针灸。回国后，他在特拉维夫和另外一个城市开了两家针灸馆。在不出诊的日子里，塔尔与妻子尼娅和两个孩子生活在巴特海弗。要造访塔尔的小别墅，必须穿过装着监视器的防撬门。进到院里，九重葛爬满整座建筑。然而和平的景象到此为止，这是距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从塔尔的别墅出去10米，就是经过加固的界墙，这道墙隔出了两个世界。从这里出发不到一公里就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有阿拉伯人的集市，有清真寺。而在这边，4米高的界墙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了望哨。界墙下是光秃秃寸草不生的巡查道，夜里被灯光照得雪亮。巡查道外层层设防，先是电网，再外面是倒刺遍布的铁丝网。在到处都是玩具的家里，塔尔竭力想忘掉外面的一切。

塔尔现在还是预备役，这就意味着部队随时可以把他召回去参加军事训练，甚至重新入伍。事实上，从退役到现在，他前后接到过七次通知书，最近一次还附有总参谋部的一封信，上面写道：“最近一年半里，

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战线波及以色列国防军所保护的妇女和儿童。在这个时刻参加预备役训练的重要性无须强调……。”然而,塔尔把通知书束之高阁。如果战争真的降临,塔尔会挺身而出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现在以色列并没有受到侵略。他说:“占领另一国领土是绝对的错误,犹太人不可能在别人的领土上站住脚。”在以色列,一共有大约500个像塔尔这样的人,他们在离开部队后拒绝重新拿起武器,人们把他们叫做“拒绝拿起武器的人”。有人把这些人看做叛徒,还有人叫他们懦夫。塔尔的爸爸对这种做法不置可否,妈妈说自己的儿子不会干那些出格的事儿。至于塔尔从前的长官,那个曾经器重过他的人,如今拒绝和他讲话。塔尔永远也忘不掉达尼埃尔,永远忘不掉那个晚上,达尼埃尔往自己脑袋上打了一枪——他是被占领土上又一个祭品。□

(责任编辑 钱 萃)

### 资料:黎以战争和“安全区”的由来

上世纪70年代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长期以黎巴嫩南部为活动基地,因此该地区一向被以色列视为自身安全的威胁。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两次入侵黎巴嫩,目的即在于摧毁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武装,在黎巴嫩扶植亲以政权。1983年黎以达成撤军协议,其中规定以色列撤军,同时在黎巴嫩南部45公里范围内建立一个“安全区”,只能由黎巴嫩武装部队驻扎。事实上,以色列在1983年9月实行部分撤军后将部队集中在“安全区”里,造成了黎巴嫩南部的割据局面。以色列在“安全区”建立有22个据点,常年驻军1000~2000人。由于以色列对南黎巴嫩安全区的控制相当于对黎巴嫩国土的占领,故而其驻军在建立初期即遭到以真主党游击队为首的反以武装袭击。一方面,“安全区”确实有效阻止了真主党游击队等反以游击队员渗入到以色列国境内活动;另一方面,真主党对驻扎在“安全区”里的以军构成极大威胁。据统计,在2000年前的22年时间里,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共死亡1580人,伤6485人,大大高于1967年和1973年两次中东战争的伤亡人数。2000年5月,以色列根据联合国划定的“蓝线”边界完成撤军任务,结束了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历史。(天颖)

## 世界知识画报第10期要目

德国——啤酒、汽车与名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地处欧洲中部,北邻丹麦,西部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接壤,南边与瑞士、奥地利交界,东边与捷克和波兰为邻,是名副其实的欧洲“中央之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德国奠定了其在欧洲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地位。

名模巨星——卡梅伦·迪亚兹 当今好莱坞有不少影星是模特出身,从T型台走上大银幕,近年来声名鹊起的是卡梅伦·迪亚兹。这位金发美女极富喜剧表演天赋,代表作是喜剧片《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和《我为玛丽狂》。2000年公映的《霹雳娇娃》是卡梅伦·迪亚兹与德鲁·巴里摩尔和华裔女星刘玉玲联袂主演的影片。

“蝴蝶夫人”莱拉·阿里 一篇文章这样评价拳王阿里的女儿莱拉·阿里:“在拳台上,她淘气的目光中有一种可在一秒钟内释放出足以将对手击倒的巨大威力。”莱拉·阿里认为打拳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她不会停留在某一天,每天的训练都有新内容,她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世界女子拳王。

天堂岛上的仙境胜地——檀香翠鸟情侣店

檀香情侣店是加勒比地区的一家连锁式饭店。除了与世界上其他饭店所共有的特点外,这家连锁店还有其诸多与众不同之处:首先它仅限于加勒比岛国;其次全都是建在海滩上;第三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它只允许出双入对。

欣赏、感知、领略,《世界知识画报》伴您游遍全世界。欢迎订阅,邮购。

邮购电话:010-65265960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期刊营销部(收)

邮编:100010

国内代号:2-149 国外代号:M666 定价:9元